

◆流年碎影

小镇烟云

叶静

小镇叫新沟。
街上的铺子,大多空了,我们家的旧居也空了。

当年,为了修建屋子,父亲向家里的亲戚都借了钱,可还是欠点儿。母亲便将老屋门前的几棵香樟砍下来卖了,这才凑齐。为了省些工钱,母亲每日泡在工地上,和水泥、拌黄沙……身上、头发上时常被水泥黄沙糊着,像是一个从沙漠远行归来的人,满面风尘。

故居终于建好,母亲也老了好几岁。搬家时,亲戚们合着送来一台燕舞牌录音机。那年月,这是极稀罕的,既能放磁带,又能听广播。每日正午时分,我和二哥都要捧着饭碗,挤在录音机旁,听一个怪叔叔的评书。当年的我们,直觉得这人太好玩了!可以模仿踢哒踢哒的马蹄声,还可以鸣啦鸣啦地怪叫。我和二哥听得直着迷,连碗里的饭粒都忘了扒拉。母亲瞧见了,便大喊一声:“快吃饭!饭都冷得了!”后来我们才知道,这位怪叔叔便是单田芳先生。

父亲的嗓子极好,京剧、黄梅戏、庐剧样样能来。他兴致上来的时候,一边喝着小酒,一边跟着录音机吼几嗓子。母亲系着一条蓝底印花的围裙,在灶台边忙活着,不时抬头,朝父亲抿嘴一笑。父亲有时候会朝母亲柔声喊一句:“安秀呀!不要忙了,快过来陪我喝一杯。”

大多时候,母亲只是朝父亲摇摇头、摆摆手,偶尔也会麻利地解下围裙,笑得像一朵葵花似的,坐到父亲身旁。父亲喜滋滋地将斟好的白酒端到母亲面前。我像一条活泼的小鱼溜到桌边,抓起一把五香花生米,美美地吃了起来,父亲捏着我的小脸,说:“不是我吹,我家儿子是儿子样,女儿是女儿样……”

隔壁的徐三叔最爱庐剧和酒。他时而而在醉酒后大哭大闹着,间或唱几句带着哭腔的庐剧。徐三婶若是上前阻拦,他便会会对三婶动手。有一回闹酒时,不小心弄翻了砧板上的菜刀,伤到了卧在砧板架下的小狗。从此,那条狗的尾巴少了一截。有时,见他闹酒闹得厉害,父亲便会过去劝。徐三叔谁的话都不愿意听,可父亲的话,他倒是听的。他时常说:“老叶呀!这辈子,我就佩服你……”

别看徐三叔酒后那么凶,酒醒了却总是笑眯眯的,比谁都温柔,对徐三婶就更是温柔了。听母亲说,徐三婶每次“那个”来了,徐三叔都要给她做桂圆红枣打蛋。你瞧你徐三婶的脸多红润。母亲说这话时,脸上有明显的妒意。我

很纳闷,“那个”到底是什么呀?每当我瞧见徐三婶在吃桂圆红枣打蛋时,便满世界地嚷嚷着:“她那个来了。”

我记事起,时常看见有人抬着凉床,从我家门前匆匆而过。凉床上躺着一个女人,身子缩在厚厚的被褥里。即便是大夏天,脸也捂在被子里。偶尔露出的脑门

上,缠着一块红布。我见了,很是害怕,总觉得凉床上躺着的人,很可怜,后来听母亲说,脑门上缠着红布的女人,是去医院生孩子的。小镇上最有名的妇产科医生是江医生。她皮肤白净,留着齐耳的短发,说话的声音很轻,小镇多半的孩子都是经她这双温暖的手,来到世间。

小镇电影院是父亲一手修建的,这里有他最热烈的青春和过往。庐剧班到来时,父亲曾在锣鼓震天中穿着军大氅,斜靠在戏台的角落里,跟着鼓点的节奏,轻轻打着拍子。父亲的浓眉伴着鼓点,上下跳动着,看起来滑稽又可爱。他曾威武地领着我到剧院的阁楼里,看电影的胶片是如何一点儿一点儿转出来的。那些年,因为父亲,我看过无数不用买票的电影。我在街上走,常听人说:“看,那是电影院经理叶明文家的女儿……”

在小镇上,我最好的玩伴是凤儿,她小我两岁。

凤儿的爹,三代单传,别人都说他家祖坟山位置不对,不旺子嗣。因为这事儿,他与人吵架时总似矮了一截儿。他巴望着日后能多生几个儿子,好出口气。凤儿刚生下时,凤儿的娘差点晕过去,凤儿的爹蹙着眉头蹲在那儿,一声不吭。凤儿的奶奶,什么也没说,只望着天空,深深地叹了一口气……

凤儿的娘,有好多回将头磕在庙里的水泥地上,直磕得咚咚地响,求菩萨送她一个儿子。菩萨果真是“显灵”了!三年后,凤儿家终于盼来了个小弟。听人说,凤儿的娘为了生她小弟,在山里躲了一个多月。凤儿的小弟像块宝,一家人都宠着他。家里好吃好穿的,都是弟弟的。有许多回,我瞧见凤儿的父亲用长满络腮胡子的脸,去蹭她小弟的嫩脸蛋,嘴里念叨着:我的小心肝!你就是我的命哎!

凤儿很是宠她的小弟。我们这些小丫子在吃零嘴的时候,她只巴巴地望着。她身上是没有一毛钱的。大伙儿都骂她好吃佬,就知道望嘴。有时候,我也会跟着他们起哄,但瞧她那副可怜巴巴的模样,便又有些不忍,转而从口袋里掏出几块刚从徐三叔家买来的小圆饼干给她。她先是往口袋里放一块,再一点儿一点儿地舔着手上的。我的饼干都吃完了,她竟然还在咂巴着嘴,让我馋得慌。我便又惦记着她口袋里的那块,并试着和她提饼干的事儿。凤儿很警惕地转过身去,背对着我说,那块饼干谁都不能吃,是留给小弟的……

那年仲夏,凤儿和小弟去龙塘边玩,小弟的玩具手枪掉进了水中。凤儿不会水,可为了给小弟捞手枪,便不管不顾地跳了进去。龙塘似一张吃人的嘴,一口便将凤儿给吞了进去。凤儿再没能自己爬上岸。她被路过的邻家大伯给捞了上来。凤儿被捞上来时,手里还紧紧握着那支玩具手枪,枪把上缠着一根有些发黑的水草……

凤儿当天便就入了土。她的坟在远处的荒坡上,孤零零的,连墓碑都没有。凤儿的母亲哭着求她父亲,就让凤儿入了老坟山吧!凤儿的父亲,这个老实巴交男人,只默默地垂着泪,始终没有应声。

不坏事爱幸心中
坏!事必做有中原

漫画 解欣欣 作

◆人物素描

裴老师

檀长乐

作为理科重点班的学生第一次参加高考时,我的物理和化学两门主课加起来还没及格,补习的时候,只好老老实实到了文科班。

刚见面时,他鸡窝样的头发,黑红的猪腰子脸,像极了后来成名的赵本山。他见人就笑,笑得低声下气,龇出两排雪白的牙。上历史课时,看见他站到讲台上,我的眼镜差点掉到地上。当他自我介绍毕业于安徽师范大学历史系,我的心情才平静下来。后来我才知道,他是被推荐上的大学,第一学历不过高中。

让我莫名其妙的事情发生在同一天。那是个炎热的下午,我们昏昏沉沉地坐在教室里,等待地理老师上课。等来等去,等来的却是他。他好像明白我们的心思,解释说学校里没有地理老师,因为他在大学是学历史的,所以学校就让他代教地理。听了这样不伦不类的因果关系,我们的心里悲哀极了。后来,他经常因地理应用题被同学问得抓耳挠腮,问得急了,竟然当着全班同学的面说,这个题目要问长乐。全班哄堂大笑,他也笑。

入学后许长时间,我的5元钱的补习费还没缴。我确实没钱。他一开始催我缴费,我说回头缴。大概说了不下十次以后,学期就快结束了,我还是说回头缴。一个阴雨连绵的早上,他当着全体同学的面说,你不再缴,我就不让你上课了。我觉得自尊伤大了,脸红脖子粗地回他说,你敢!可能没想到我会这样回答,他像被水呛了似的指着我说,你,你,你给我出去!我说不!于是,他就走过来拉我。我甩他的手。他再拉。我再

甩。他蹲下身子抱我。我死死地抱住课桌。许多回合后,他上气不接下气,气呼呼地跑出了教室。在教室门口,他放了句狠话,长乐长乐,你等着!我心里发虚,觉得要出大事,可是,一直等到我离开母校,我的补习费依然没缴。

在我知道谜底的时候,已经快要高考了。当时天气炎热,我们三四十个住在一间寝室里的男生,在节骨眼上却都染上皮肤病,裤裆里奇痒难忍。上课时,我们把手插在裤子口袋里悄悄使劲抓;下课时,到厕所里脱了裤子挠。我们以为是不经常洗澡造成的,于是在睡觉前,用热水泡,谁知道,越泡越痒,越痒越抓,抓得皮屑纷飞,抓得血肉模糊。后来,他知道了,告诉我们那叫疥疮。他到医院给我们买了许多硫磺软膏。我们止了痒,他就把自己房间钥匙给了我。让几个成绩好的同学晚上睡到他房间里。他自己骑一辆永久牌破自行车,每天早出晚归。在那间简陋的教师宿舍里,我们度过了许多个安静的夜晚。那橘黄色的办公桌上,堆着许多历史、地理教学资料,我们常常好奇地翻阅。正是在他那本历史讲义里,我看见了那张粉红色的收款收据,缴费的名字是我,金额是5元,科目是补习费。

我上大学后的第二年,母校高中部就被砍掉了。他被学校分配了一件全新的差事——养鸡。我曾经到母校食堂后面的养鸡场去看过他。当时,他正在喂鸡,看见我,对我一笑。他那笑容跟我第一次看见的一样,有些低声下气。

